

休斯顿文化学社三十年回想

二零零二年回国后，起初还常和几位在北京的老会员相聚。程炼、钟文庆、昌增益、曾令同他们，总爱挑些京城里算得上昂贵的餐馆，嚷嚷着让我做东，记得其中就有“阿一鲍鱼”。后来还组织过一次金华之行，柳飞舟也来了。零三年，我特意请曾令同来天津，帮我将公司的员工手册最终定稿，那份文件至今还在沿用。只是后来大家各自奔忙，联系便渐渐少了。

直到一七年在珠海遇见何志工，聊起休斯顿的往事，忽然觉得该召集大家聚一聚。可惜响应并不热烈——人到中年，事业家庭千头万绪，文化学社的聚会，终究还没上升到非去不可的程度。这一耽搁，又是八年。

这次趁着家杰回国省亲重提旧事，忽然有了种紧迫感：再不相聚，我们就真的老了。本以为会像从前那样说说便罢，没想到竟真的成了行。我也只好放下手头的工作，从非洲最角落匆匆往回赶。

说起与学社的缘分，要回到八七年。那时我随中海油石油班在休斯顿大学学习，在图书馆偶遇何志工，被他拉去参加活动。说实话，最初吸引我的，是听说那里有不少俊男美女，活动也丰富——感恩节聚会、诗歌会，样样新鲜。第一次参加的感恩节聚会，是在徐海明的公寓里。就在那里，我认识了徐志华。在我心里，他简直就是徐志摩再世，写的那些小诗格外动人。可惜后来他追到了白富美 Cindy，转眼成了顾家好男人，诗也写得少了。

作为一个标准的理工男，基本是文学文盲，满口错别字经常被被会员取笑，读字基本上就是有边读边，无边读中间。我心底里始终敬佩那些能写会道的文人。七七年初次高考，我语文几乎没答对几题，自然名落孙山。七八年再考，政治、语文都只三十来分，全靠着数理化，以一分之差险过重点线。到了大连，不会说普通话，连信都不会写。同屋的老大哥教我：“你就听学校广播，把天气预报抄下来寄回家。”从此我每周必写一封家书，家里人对大连的天气了如指掌。后来外教也告诉我们，到了美国最好多谈天气，少谈其他——这话我深有体会。

在学社的头几个月，我帮着抄写过几篇文章，去 Calhoun 街对面的复印店复印刊物。有期杂志让我做个民意调查，结果问卷没收回几份，只好胡乱统计一下发表了。之后几年我没怎么参加活动，直到九三年感恩节，徐志华邀我去周老师家聚会。那天来了八个人，听几位元老感叹如今文化吸引不了人，大家都奔着中产的专家协会、赚钱的商会去了，连印杂志的钱都紧张。有人说：“人家胡司令还有十几个人、七八条枪，我们也就剩下这么七八个了。”轮到我发言时，我随口说了几句，大意是要多吸引普通会员，用活动反哺《北美行》。没想到后来投票选举，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当上了社长。

留下来的虽然人少，却都是学社的精英，像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，个个是人才，为下一阶段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为了兼顾各方兴趣，我们提出了“三驾马车”：以曾令同为主编的《北美行》编辑部是灵魂；以范瑞平为首的文化沙龙负责提升侨社精神生活；以顾丽华为社长的“新大陆”舞社则打造

大众交友平台。三驾齐驱，学社的名声渐渐在侨社响了起来。

得益于学社骨干里多有媒体人——曾令同（美南新闻）、周春梅（侨报）、宋惠雯（世界日报）等，几乎每周都有学社的报道。各驾“马车”的负责人又总把我推到台前，弄得休斯顿侨社无人不知王胜。虽然我只在中国城公寓短暂住过，国内朋友寄信用了旧地址，却总能收到。后来有个玩笑，说给我的信只要写“休斯顿王胜收”就能送到。这虽是个玩笑，却折射出当时学社的盛况。

注册会员从八人发展到六百多人，号称侨社第一大社团。会费、舞会收入可观，加上施伊娜、欧群珍这些有商业头脑的会员加盟广告业务，《北美行》从季刊升级为月刊，还用上了彩色封面。要知道当时光是彩色铜版制版就要几百美元。范瑞平的讲座越办越精彩，请来了刘晓庆、王维利等名人。顾丽华的舞社在莱斯大学 Ballroom 成功举办圣诞舞会，首创彩色电视机抽奖。主持人李经、明星身着华丽晚礼服，完美诠释了学社“才子佳人”的主题。吴迪精心编排的舞曲吸引了数百人参加。在 Brazos Bend Park 举办的中秋活动——邓明、明星主导的对联、赏月、露营更是空前成功，准备的食物被一抢而空，连我父亲钓的、我们家从来不吃十几条鲤鱼，随便烤个半生不熟也被抢光了。后来侨社一致推选邓明主持国庆庆典，创纪录地“席开”一百桌。这是实打实的一百桌，不像其他老社团那样掺水分。那次活动还为中国人活动中心结余了七万美元，应该也是个纪录。

有人为学社后来的没落惋惜。所谓其兴也勃，其衰也忽。其实不必太过在意，只要曾经抵达心中的珠穆朗玛，看过最美的风景，便已足够。

随着网络兴起，留在休斯顿的会员尝试线上转型，专门以柳飞舟名义注册了公司 Bluesky Communications 和蓝讯网。名字起得高大上，交大毕业的杨俊、黄琳夫妇是网络高手，用 OCR 扫描了各期作品，编写 Java 互动界面，一度拥有不少读者。后来因种种原因，网络版随着互联网泡沫破裂渐渐退出。杨俊夫妇后来接手中国人活动中心，真正买楼建起了实体中心——这个经过十几年筹建才落成的场所，文化学社功不可没。

这次聚会来得太晚了。我曾约过程炼，说要去武大看樱花，却一直未能成行，直到突然听闻他去世的消息。更早离去的还有周老师、华志安、老路、明星……除了生死，其他都是小事。希望大家以后多联系，能聚就多聚聚。

王胜

二零二五年十月十四日随笔于内罗毕机场